

老幼印像記

—— 兒童文學 ——

老舍
著

北美印象記

沈端先譯

上海
金屋書店

北美印象記

一、自繩自縛之民·····	一
二、『羣衆』的暴威·····	四
三、暴君『黃金』·····	一一
四、女人的天國·····	一七
五、婦人與文化·····	三四
六、婦人的教育與活動·····	四一
七、日本與美國·····	五三

八、公開與祕密·····	五九
九、共同與獨占·····	六五
十、中央公園·····	七五
十一、情 面·····	八二
十二、『惠利根』·····	八七
十三、綽名與略語·····	九三
十四、Jap·····	九八
十五、檢閱·····	一〇六
十六、大規模·····	一一三
十七、未 來·····	一一八
十八、日美的理解·····	一二二
十九、智的協商·····	一四一

二〇、外交官·····	一四六
二一、黃金街的仙寰·····	一五四
二二、美國人的半面·····	一五八
二三、理想家·····	一六九
二四、古香餘韻·····	一七六

一 自繩自縛之民

人類是要尋求自由，但是尋求的自由一旦達到之後却又歡迎自己造出些無謂的壓迫和束縛，來使自己吃苦的奇怪的動物。將自由之民作爲唯一的誇耀和招牌的美國人，也是自繩自縛的國民。受不住歷史和因襲已經造成的歐洲舊國的束縛生活，連糊口都發生困難的人們，陸續地拖了他們的襁褓，攙到大西洋的彼方，去尋求自由的天地。從船的甲板上仰視在紐約港頭高高地掛着燈火聳出雲表的自由神像的時候，可憐的他們，連做夢也不想到這個新世界裏也潛伏着一種即使在歐洲舊國也看不到的可怕可怪的暴虐和壓迫的力量！

從政體及制度上看來，美國確是自由的天地，確是可以說民本主義的樂土。但是像我一般人的眼裏看來，即使是在官僚政治的治下，即使是受着固陋頑迷的舊思想的支配着，即使是受着國家社會的因襲的壓迫，也覺得日本人的生活總比他們更爲自由更爲快活。

在以自由爲誇耀的美國，有以絕對無限的權威君臨着的兩個暴君和一個女王。美國人在這三者的壓迫之下，有的人權被奪，有的思想言論的自由被妨，有時候，甚至於生命財產的安全都受了威脅，然而祇有他們自己却完全不當作爲一回事體。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國民！

英人美人據說都是盎格羅薩克遜種，而且說着同樣的國語。但是英人一旦移住美國，一代兩代之間，便喪失了他們鈍重的特色，而變成機敏，巧慧，伶俐；身體變細，聲音變響；失去了悠揚不迫的態度，而變成鯁鯁狹窄。向後方灣曲着走路的英國人，不知不覺之間在美國便變爲前屈。在故國利物浦能夠吃兩瓶酒的

一位老船長，到了紐約，祇能吃一瓶了。這樣他從John Bull變成Uncle Sam，確是不容易。將這種變化單單地歸原於氣候風土一般的環境的外的相異，不是妥當的觀察。這不是在英國人的故國並不這樣橫暴的新的力量，在美國從內外雙方地壓迫了他們的生活的原故嗎？

代表這種壓迫的兩個暴君就是「羣衆」和「黃金」，一個女王就是「女人」的威力。

二 「羣衆」的暴威

美國是羣衆的國家，衆愚的國家；好事者的國家，是祇有多數者的輿論逞着暴威，所以假使眼中沒有羣衆的心理，不論怎樣的一代英傑，也要束手無策的國家；是祇要盲從附和羣衆的所爲，則一切言行都可容許，都視爲正當，都能夠受人喝采的國家！不論賢愚貧富，一樣地平伏跪拜在這位暴君「羣衆」前面。而汲汲於窺仰他的鼻息的狀態，從旁邊看來，差不都令我們發生「這樣還可以算自由的國民的嗎」的懷疑。孤高狷介這些觀念，在美國人夢中也想不到，假使解說給他們聽時，他們會當作狂人的囁語的吧。

在理論之前，請先看事實，當對德宣戰之前，輿論急激地傾向主戰論的時候，美國的羣衆祇是吩呶喧噪，對於平素尊崇敬慕的和平論者的輿論的橫暴底壓迫，真是利害得狠。對於上院外交委員長司東氏的國民的言動，究竟是怎樣？我當時住在首府華盛頓附近的波爾梯莫地方，有一天以和平論者著名的巢爾敦博士，要想租了當地的第一劇場開會演說，於是像雲霞一般的好事者都擠攏來包圍了會場，非特形勢不穩，而且騷擾得有人負傷。的巢爾敦氏一行終於一句的演說都不能辦到，僅靠了警察的保護，好容易地逃出了性命。以自由爲誇耀的美國人將言論自由不發達的日本看作野蠻，原無不可，但是自己國內的輿論壓迫，應該看做什麼呢？有一個俄國人和我說，即使在舊羅馬諾夫王家的壓迫時代，祇要對於公家的顯露的言論謹慎一點，在相互之間的言論，還有自由地發表思想的餘地，決不像美國一般的對輿論壓迫得利害。我看了波爾梯莫的騷擾，真當作民主國的國辱，不能不替美國悲傷。

美國人將德國看作民本主義的仇敵，但是，現在雖則幽囚着，在開戰當時，德國社會黨首領李卜克納西的非戰論，還是非常熱烈。其後，被叫做德國的蕭伯納的主筆馬克西末里安·哈滕提倡戰爭悲觀論，繆亨大學教授汎司它痛擊普魯士的利己的國家主義，我們還可以聽到侃侃諤諤的議論。這樣，在德皇治下還多少地有一點言論的自由，而在以自由爲矜持的美國的「羣衆」王之下，却連一個巢爾敦博士都容許不得！

人類成爲羣衆，便會趨於感情，對於善惡邪正的問題，失去了下冷靜獨立的批判的能力。凡是要想得到美國獨特的所謂「成功」的人，非先想法子鼓動羣衆不可。在此競爭最良手段之一的廣告的巧妙可以不必再說。世人皆知廣告的激烈和他的効力的偉大，世界上沒有一國及得上美國，這不外是在羣衆的暴威之前，一切的事物非屈服不可的原故。不論怎樣沒價值的東西，祇要一旦投合風氣，便會變成誰都不能沒有的事物。這種事情，和在其他各國一般單是從人類自然的模

仿性所產生的「流行」，狠有些趣味不同。（在美國廣告之所以有這樣的偉大力量，人們容易棄舊迎新，確也是一種原因，因專賣特許而博得巨利的人比他國多，就是由於這種原因，像日本一般的國家，大概是最不容易推廣新奇的事物的國家吧。）

廣告用於賣藥和化妝品，那是不足稱異的事情，但是最令我感到奇怪而不快的，是文學家，著作家，演說家——在美國，講演業是和說書唱書相仿的一種職業。——等，都有一種自己的傳單一般的東西。在兩三枚的紙上，印刷着自己的經歷著作乃至照相，一有機會，就將這些分給人家。自己廣告，到了這樣顯露的田地，大約會有人說反而天真而無罪吧！

美國新聞廣告之盛，這是大家知道的事情。像禮拜日一般的日子，大報的二十頁都是廣告，餘外是滑稽畫照相畫報之類，可以讀的真真祇有一點。還有通俗雜誌之類，廣告佔據了頁數的大部分暫且不說，要緊的可以讀的部分，過半是

零零碎碎的擠在廣告欄的角上。托了廣告費的福，可以買到便宜的雜誌，讀者們這樣一思，也祇好耐着不做聲了。其他，不管風致和一切，將漆着的繪畫招牌排列得滿坑滿谷，這種情形雖則近來俗惡的日本，也萬萬及不上美國的。

世界上最熱心地看報的是美國人。本來美國是世界各處的人們匯聚攏來，祇喧擾而沒有中心的國家，所以自然而然的新聞紙便成為社會的嚮導者和輿論的指導者。都是上品的報紙，那是當然可以不必再說，可是黃色新聞的勢力還是非常的跋扈，不論你少數的親日家如何說，祇要黃色新聞稍稍的煽動排日熱「羣衆」的暴君便會傾向這面，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在報館方面，爲着博衆愚的歡心，將 *Sentimental* 的殺人事件之類，不登在三面而提高到一面記事，大家爭奇奪異的報導，這是世界上有名的事情。在我回國之前幾時，有一個叫做郭奇的意大利色魔，殺害了一個妙齡處女，將她深深地埋藏在地下室底下，數年之後，死體方纔發現。但是因爲紐約警察的不注意，犯人早已逃回故國，被殺的女子因爲長期

間的行跡未明，後來幸喜因爲一位私營女偵探的努力，纔明白了事物的真相。於是全國幾百家報館對於這件事情大報特報，用一寸四方大號活字，合衆國全體的新聞，正像突發了一樁世界史上的大事件一般的報導。使我們吃驚的是紐約時事(New York Times)一般既有品格又有名聲的第一流報紙，也在第一面左端上部皇皇然揭載了這一件三面記事。(當然，在裏面也大概有些攻擊紐約警察的意味)。

其他譬如低級趣味的跋扈，不重禮節，大集會(Mass Meeting)大行列的遊行，國家全體上的不鎮靜等等，即使其他還有種種的原因，主要的還是羣衆的暴威壓住全社會的結果。僅就一個個人看來，美國人比日本人有教育，有智識，尤其是政治思想非常的發達，但是所以有以上的各種現象出現，我們祇能想作是羣衆心理支配着社會的結果。從前法國的羅南批評美國說：「沒有嚴肅的高級教養而祇是顯著地振興了通俗教育的合衆國一般的國家，因爲智力庸劣，風俗野卑，風氣淺薄，一般的才智缺乏，所以要補救這種缺陷，非有長時期的歲月不可」。在

離現在半世紀之前已經發出這種議論的大思想家的達觀，確是足以令人敬服。

三 暴君「黃金」

美國是黃金萬能的國家，她的文明是暴富者的文明，是黃色銅臭的文明，這是已經不必再說的事情，但是實際上走到那裏去一看，却是比想像的更加利害。不論那一處的遊戲場，在美國獨有的下品的滑稽劇之間，一定有一次拿出鈔票來給人家看的一幕。還有，譬如在旅行者非看不可的指南書之類，這座建築物以幾十萬圓幾百萬圓造成的話，總是皇皇然的寫在前面。建築物是實用品，同時也是藝術品，所以假使建築物而為惡俗的暴富式炫耀式或者無意味地高聳而成為摩天閣(Skycraper)之類，那是即使費了巨萬的財產，結果也還三文不值的。有大火

燒的時候，在報紙上先記着「損失幾十萬圓的火災」，人命損傷等項，都用小小的活字排在下面。人的性命似於不及黃金重要。在富豪死亡的記事，不寫「財產幾百萬的富人死亡」的，反而好像是奇怪的樣子。他們做了黃金王的奴隸，勉強忠勤的時候，性命是輕於鴻毛的。他們尊重道德崇尚信義，結果也是因為如此做法纔能夠賺錢的原故。他們提倡和平人道，結果也是因為如此做法是增進美國國富的良策的原故。美國人歡喜賭博，一半也是為着黃金，其他譬如從軍，求學，乃至和人家爭鬥，不論什麼都不過是為着要得些黃金王的恩寵而已。像我一般一年到頭非特不記憶黃金王而且不斷地和牠不和的人們，在美國，是找不出生存之餘地的。古人說「駟馬高蓋者多憂不若肆志於貧賤」的傲語的那種豪爽的自由心境，在自求自造的黃金羈梏之下宛轉着的美人，是到未來永劫的時候，也不能了解的事情。

我的一個朋友，替一個在公園玩耍的孩子照了一張照相，照好之後和他說印